



林子全書

四

五



林子自書心聖直指卷端  
或問人之一身背則無所於用矣  
而諸生之來受業也必以良背語  
之者何也林子曰天有四時而冬  
則不用矣人有四肢而背則不用  
矣由是觀之人之背亦天之冬也  
豈其無所用耶故人知有用之為





有用而不知無用之為有用焉。天人一也。又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羲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豈曰諱言之云乎哉。

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耶。又況羲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乎。容足容之細也。豈



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歟。余聞之師。而直指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非之。而有所不能恤矣。子谷子龍江兆恩。非也。萬曆己亥夏。閩門人游萬儁謹述。

林子

心聖直指

艮背心法

林子曰。背字从北。从肉。背乃北方之肉也。北方屬水。今以北方之背之水推之。而南方之心則火矣。火陽也。南之而居前。水陰也。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易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孔門傳授心法也。



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之火也。其不爲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

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爲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



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  
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  
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  
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  
至深切矣。

或問日之神也。而養之以海之水。心之神也。  
而養之以腎之水。亦皆可得而定在之矣。至  
於背也。其亦不可得而定在之者乎。林子曰。  
是亦不可得而定在之矣。或前或後。或上或

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須參看行庭彰中無  
定在微旨方能知之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  
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  
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  
矣。有逆吾情而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  
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  
且晝牯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  
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  
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背之腔子裡。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卽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

林子曰。良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以妄而離妄者。以夷而攻夷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此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爲治之極功也。然始學之要。忘外爲先。外旣忘。



矣。然後方可語之以忘內之功者。有漸之教也。

林子曰。或目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耳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忘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歟。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

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耶。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為業。或讀學而時習之。句。即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皆之腔子裡。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



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五常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士農工商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

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縻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以士以農。以工以商。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且財色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



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况綱常倫理之大道。士農工商之常業。乃反以求靜之心。而毀裂之。而棄去之。可乎。不可乎。或問道家所謂煉者。不其非乎。林子曰。何可

非也。蓋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煉之之義也。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故煉之以三綱。煉之以五常。煉之以士。以農。以工。以商者。煉之也。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操其存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去其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或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卽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



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困內困外者是也。何謂形煉？林子曰：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污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然而道家之所謂煉者，則異於是。何也？林子曰：不知也。而余之所謂四義者，乃余之所以自煉，日用之良方也。然其義四也。其實三也。要其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曰：心也。心主乎中也。心主乎中矣。神其有不定乎？形其有不清乎？神既定矣。形既清矣。卽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



焉。此煉之之要道也。

孔子曰：操則存，夫既煉矣，而又操之者何也？林子曰：必其先有以操之，操之而後煉之也。然則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壁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故操之者，煉之也。

或曰：易艮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

吾知艮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歟？蓋將以思不出其位而忘之也。此乃不獲之實義也。豈非其純一之守邪？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



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身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如此而日煉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為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為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為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為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

稍後以通微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本義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即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為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



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若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歟？林子曰：人之一身一小天地也，孰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天之北辰也而疑之？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

身者何也？

林子曰

人之一身

固獲

艮背以爲

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



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艮之六四曰。艮其身。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或問。既曰不獲其身。而又曰艮其身。身其有不同乎。林子曰。不獲其身者。身也。乃以人之身而繫言之也。而艮其身者。身也。豈非所謂身之中而為背之腔子者哉。故特於六四言之。蓋艮之初。趾也。二。腓也。三。限也。五。輔也。而六四者。其心乎。

行庭心法

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為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時乎其中矣。嵩山。乃古洛地。以其在天地之中也。曰。土中。易曰。乾為首。坤為腹。又曰。止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之極上處。至地之極下處。總八萬四千里。而吾身一小天地也。心臍相距。亦八寸四分。若心臍之間。乃天



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而一點靈光。元在乎其中者。天地生人之初也。又不觀之。雞子乎。雞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雞子之太極也。故天地之中曰上中。而吾身之中亦曰上中。雞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然此中也。豈無定在歟。林子曰。亦無定在也。譬之子宮焉。有深有淺。有浮有沉。而黃中亦然。有上有下。有前有後。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果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雞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



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林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而易之太極者。中也。心也。今合內外二卦而言之。上二爻者天也。下二爻者地也。中二爻者人也。人也者。天地之中。天地之心也。又分內外二卦而言之。若內之中者。中也。心也。而外之中者。中也。心也。至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環乎其外。而其中。

中也。心也。易曰。易無方。又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其所以無方而冒天下之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夫豈惟易道爲然哉。而諸凡上而極其天之所覆。下而極其地之所載。而盈於天地間者。則皆我之中也。皆我之中。則皆我之心也。由是觀之。中也。心也。天地人焉。一也。孰爲天之中。地之中。人之中乎。又孰爲天之心。地之心。人之心乎。故中也者。心也。心也者。中也。一而



已矣。

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之於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良乎其庭之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庭之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敢問何者之謂位。豈非其所止之位者。中歟。林子曰。背之中。位也。庭之中。亦位也。故思不出於背之中也。位之以存心矣。思不出於庭之中也。位之以立極矣。林子曰。一陰一陽。而一點之善。落於庭之中焉。成之而爲性也。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夫一婦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



中焉。成之而爲人也。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  
知之道乎。夫旣妙合而凝。成之而人焉。子而  
又孫孫而又子。而生生之無盡矣。夫旣妙合  
而凝。成之而性焉。而聖而神。而文而武。而變  
化之無窮矣。

林子曰。人未生以前。未有性命。未有此一點  
靈光。至始生之時。天乃命之以性。卽有此一  
點靈光者。繼善而成性也。卽此一點靈光。易  
謂之太極。而性命未始分也。至太極而陰陽  
焉。則性命分矣。性則寄之於肉團心裡。卽名  
曰神。命則寄之於臍於腎。卽名曰氣。曰精。  
林子曰。性而神也。旣寄之於肉團心裡矣。神  
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爲物所引而去之者  
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  
心裡矣。日復一日。人化爲物。豈特爲物所引  
而去之而已邪。故先牧此放心而良之於背。  
以立基也。然後將此神氣復返性命。而歸於  
一者。所謂陰陽而太極也。若也。不知良背。則



八聖真指  
不知存心。不知存心。則不知立基。基不立矣。神其有不馳乎。神既馳矣。氣其有不散乎。氣既散矣。則亦安能返陰陽而太極之。以復我一點靈光邪。

林子曰。菓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先天也者。太虛也。神由此明。化由此出。而一點靈光之妙用。固有若是其大矣。

孟子曰。君子引而不發。若所謂約之以禮者。卽孟子之所以引之也。約禮也者。復禮也。約之以禮者。中道而立也。中道之中。堯舜之中也。而允執也者。立也。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皆此立也。然豈曰中道而立。而允執之者哉。而知及之者。知及此中也。仁守之者。仁守此中也。知之好之樂之者。知此中而好之樂之也。成之者。性而成性存存者。存



存此中也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修之於身爲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惟觀之人道爲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拱之者。天建其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

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而爲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或問道無爲也。而子每曰立極者。何也。不幾於執着之者乎。休子曰。夫天且有其極矣。而天亦執着歟。譬之樹藝然。根旣固矣。更復何爲。由此而條而華而實。而自有不容息之生理存焉。固無俟於助長。而亦惡得而助長之。若余之所謂立極者。亦猶是也。極旣立矣。更有何事。由此而賢而聖。而天自有不能已之真機存焉。固



無俟於執着。而亦惡得而執着之。故樹藝在於固根。而爲學本乎立極。此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流言也。

林子曰。易以此一點靈光。謂之善。曰繼之者善。而孟子亦謂之善。曰可欲之謂善。又謂之幾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此可欲之善。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己之謂信者。何也。蓋天之生人也。雖曰性有此

幾希之善矣。但百姓日用此幾希之善。而不知爲吾性之所固有之可欲也。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己不可也。如能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旣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殊不知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



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上。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大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中者。幾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於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



輝光朗耀。有若日月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曰。夫太虛也。而天之矣。而地之矣。而復日之矣。若聖人之太虛也。則亦氣天之氣。形地之形。而一點靈光。是亦天地之日也。故日之光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至矣。而我一點靈光之照臨也。其有異於日乎。然有神則有氣。而天之氣也。則在天地之內。無所不周矣。而我浩然生氣之充塞也。其有異於天乎。神本無神也。氣本無氣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固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而無不太虛矣。而我空空洞洞之太虛也。其有異於太虛乎。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或問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仁。林子曰。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此言心乃中心之心。而非五行之心也。聖得此以靈。仁得此以生。若余所謂一點靈光者。中心之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忠臣孝子丹心一點。耿耿而



不昧者。亦此一點靈光也。然此仁也。元安於中心之心。與生而俱生也。而中心安仁之聖人。則亦不過復反此仁於中心之心。而安安之也。然此聖也。仁也。皆本於性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若或物矣。必不神明。而又安能聖邪。必無生意。而又安能仁邪。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以致知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為物所遷也。或問致之之道。林子曰。先致之於其中焉。而允執之者。致也。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



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老氏之大道，而老氏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邪？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存焉。卽有顏



冉之知慧也。則亦安能不由師傳。可得而知也。而又况知慧之不及顏冉者乎。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邪。

### 虛空本體

或問大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



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盈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盈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



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也。余不能知之矣。其教人者曰。汝本體本虛空矣。汝面前光景。皆汝之妙用矣。而猶有待於修證。而擬議耶。其教於人者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似此絕德。豈其遠之云乎哉。遐哉邈矣。遠之而無方。望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遵而行之者乎。豈其高之云乎哉。峻而極之。高之而無上。仰之而猶且不可。而又况能躋而登之者乎。余惟以此絕德。無以用吾心。而致吾力也。故甘中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歟。林子曰。余固不待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



之矣。而曰無所用吾心。致吾力而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有一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

曾從儒門德誦格物之旨。而問曰。何謂格

物。師曰。卽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

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

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當有以察之矣。

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可以不

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

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

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凡天下之物。

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慎思之。若兆恩



之癡且曾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文字也。久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

一松乎。明日格此一梅乎。凡人之生世也。

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非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乎。曰。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旣如是辯識矣。豈不起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以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北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默然趺坐。刹那問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



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  
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乃曰：吾之教張矣  
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  
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子  
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  
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  
卽非西來意旨。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  
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  
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齊乎。林子曰：不也。若  
所謂心不染污而爲心之齊者，兆恩尚未  
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  
不起念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尚未之知焉。  
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  
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恩尚未之知焉。  
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  
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  
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  
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



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卽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天。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爲不足大歎。且子



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本焉。以漸而升。而子即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信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殆若窮人之無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為疏釋所悔。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良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為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



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  
胖。胖面之書乎。體胖由於心廣。胖面本於  
根心。況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  
宣揚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  
氣焉已也。北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  
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直  
指。分作艮背行庭心法二。及虛空本體三  
章如左。雖曰顯泄殆盡。然亦其可得而言  
也。至於次第工夫。微詞奧旨。則亦有不可

得而言者。龍江林北恩



書心本虛篇卷端

夫曾論一書。是以聖人之心。而言聖人之道者。尚矣。若曾子之大學也。子思之中庸也。孟子之七篇也。皆以大賢之資。述其所聞。而言聖人之道。抑足以發明聖人之心者。次也。由孔孟以來。至於今。豈惟無有乎。

心本虛篇卷端

此篇之書。其辭雖由於中庸。而其本於心。其理之精。足以直透四肢。普乎天下。亦惟持其志。而無思。其氣。尚也。此思曰。請問其方。師曰。曾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於是乃著心。聖道。首分作是。背行。處心法二。及虛空本。無一。事。如左。雖曰。謂世始。然亦其可得而言。野。而。言。皆。謂。六。林。北。思。是。皆。川。亦。不。可。下。



聖人生於其間。以言聖人之道邪。而其言者。則又失乎聖人之所謂道矣。余愧非賢者。無所比數。但昔者嘗竊聞之。而有所謂孔門心法焉。故不揣分。乃謬以心法而強言聖人之道者。豈不自知僭妄。冀以俟來者之折衷云。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林子

門人袁希朱校正

林得泰命梓

心本虛篇

或問聖人貴虛歟。林子曰然。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故天地以虛為德。聖人亦以虛為德。又問聖人豈其盡天地萬物而虛之。孑然一身。獨立於人世之間邪。林子曰。此世俗之謬談。而非聖人之所謂虛也。聖人



之所謂虛者。虛其心也。又况心本虛焉。而聖人惟復其本體之虛之自然爾。虛心以應世。故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患難。可以夷狄。境不礙心。心不礙境。故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豈其孑然獨立。而盡天地萬物而虛之者。虛也。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應物。而不凝滯於物。物之當仁也。則仁卽此而在。物之當義也。則義卽此而在。倏忽而仁。倏忽而義。蓋有竝行不悖。而不自知矣。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墨子之心。則倚於仁矣。而應物則有仁之迹。楊子之心。則倚於義矣。而應物則有義之迹。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豈其心之有所倚於仁。有所倚於義耶。故無物則虛。虛則無所倚。無所倚則無迹。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



心本虛篇  
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歟。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又曰。心虛然後一天下之動。惟虛故靈。靈則感應而無不遂通矣。惟虛故明。明則觸物而無不畢照矣。故有我則有所。有所則有物。有物則有迹。有我有迹。豈其能虛物而不虛。豈其無迹。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鏡中所照之物。物之影也。影有去來。若執去來之影。以爲鏡者。妄也。然此心大而無外者。太虛也。心惟其太虛也。故能範圍天地。而與太虛同體矣。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一物也。其厚不能分。而其徑又不能寸。中之所涵。何其廣且遠也。况心則非銅非物。無方無所者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心也。心兮本虛。本無內



外也。

林子曰。去來之影。鏡之照。鏡之用也。知鏡則知心矣。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一也。視聽持行。豈非耳目手足之用乎。曰然。然則謂視聽持行之用。爲耳目手足之本體。也可乎。曰不可。夫視聽持行。旣不可爲耳目手足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余因之。而例言之。而子其試聽之。子其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而子不以爲可乎。余今亦曰。聽是耳之本體。耳自然會聽。視是目之本體。目自然會視。持是手之本體。手自然會持。行是足之本體。足自然會行。而子亦以爲可乎。夫知旣不爲心之本體矣。豈不曰。無知也。乃心之本體歟。無知則似入於禪。林子曰。若文



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其禪邪。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其空空之本體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則能言也。赤子之無知。未

能言焉者也。大人之無知。無不知。能言焉者也。然則鄙夫其赤子歟。林子曰。赤子之心未嘗亡也。但鄙夫之無知。猶人之患啞。竅尚未啓。一赤子也。至於變幻譎詐。不復有純一之心者。而人每以鄙夫目之。雖其有知。豈若無知。余嘗有言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達矣。而質任不欺。殆孔子之所謂空空焉者是也。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殆孔子之所謂



無所不至焉者是也。

或問孔子之空空。是亦天之太空。是亦天歟。林子曰然。然則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是亦天歟。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鑿其空空焉。故不孔子。不能天也。若見父卽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卽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鑿其天者然也。或曰。莊生以虛爲達。固儒門所不道也。豈孔子之心亦貴虛歟。林子曰。世俗之人心不能虛。而以莊生爲藉口者然也。若孔子之心不虛。豈其能時。豈其無可無不可邪。若伯夷。虞仲。夷逸。朱張。與夫荷蕢丈人。沮溺者流。不曰世之稱賢哉。但其有所可於心。有所不可於心。故不能時。不能虛也。張子厚曰。由太虛有



天之名。故天不虛。則無以造物。聖人不虛。則無以同天。且天之生人也。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故自其統同者言之。則耳目口鼻。異形之中。而未有異也。設有異焉。則不可謂之一本。難以統同。自其辨異者言之。則耳目口鼻。同體之中。而未有同也。設有同焉。則不可謂之萬殊。難以辨異。一本而萬殊。統同而辨異。此天地之太虛。故能生生化化而無迹也。若以虛爲儒門所不道矣。則天之太虛也。亦皆爲儒門所不道歟。

或曰。世俗之人。以莊生爲藉仁者何也。林子曰。世俗之人。豈特事君之際。孔子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已哉。卽其一位之卑。一祿之微。一名之細。一利之小。則凡可以竊卑位。盜微祿。覬細名。獲小利者。何不爲也。或曰。莊生是歟。林子曰。余不知其是也。亦不知其不是也。但其達也。而祿位名利。則不足以入其心矣。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宇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

一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

林子曰。心惟其虛也。可以語而足以興也。可以默而足以容也。心惟其虛也。可以出而不爲通也。可以處而不爲高也。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



也。心惟神明不測。故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能謨。能訓。能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蔽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逍之章。若子者。亦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有如此者。况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或問心本虛矣。豈不先虛其心。以爲從入之門邪。林子曰。夫心本虛矣。而聖人之心。又以虛爲大矣。若所從入之門。則先自存心焉。始故六十耳順。七十不踰矩。非以其十五志學。三十而立。以爲從入之門邪。大而能化。聖不



可知。又非以其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以爲從入之門邪。故曰下學而上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音忘亡則操而存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所存者神。若楊簡學於陸子靜者。而非孟子。則曰聖人之學不貴存。豈不遺厥下學所從入之門邪。故謂下學所以上達則可。謂下學卽是上達則不可。余故曰下學乃上達之基。而存心寔虚心之本。自邇自卑。成章而達。而進德之序不可亂也。如此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又曰修己以敬。敬也者心之主乎中也。豈非所謂心在腔子裏。求其放心而存心邪。宋儒有言曰心有主則能不動。又曰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邪能入之。世之儒者不知主敬。而爲位祿名利所入。猶然自以爲得者何與。不惟仲尼之門所不道。而亦且羞稱於莊生者流矣。豈不哀哉。

時有儒名而禪學者。造林子而問曰孔門教



人果有法歟。林子曰然。抑孔門教人之法。果以存心爲先歟。林子曰然。夫孔門教人之法。旣先存心矣。而釋氏之教。則異於是焉。七處徵心。皆云是妄。又焉用法。而先存心邪。林子曰。釋氏之教。余未之學也。然余嘗聞其槩矣。亦有心法。亦先存心。金剛經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則是釋氏亦有其法矣。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夫曰無爲法者。無爲爲之。之不鑿也。遺教經曰。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然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然能無制之之法邪。又曰。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非所謂心在腔子裡。而存心邪。由是觀之。則儒釋之道。似亦有同焉。而子必欲逃儒以歸釋也。何歟。

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



之道之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宋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為玩物喪志者。何也。鄭轅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夫既曰存心矣。而又曰虛心者何也。豈非有以存之。而致其虛邪。林子曰。此心本虛也。雖曰無待於致矣。若不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非也。若必有以存之。而能致其虛者。亦非也。蓋心一太虛也。太虛一心也。不貳不息之真也。無聲無臭之至也。何思何慮之本體也。



其曰存心者。心可得而存乎。其曰致虛者。虛可得而致乎。余故曰。有存便是妄。有致卽不虛。又曰。放之則不存。任之豈能虛。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花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天地有壞。而此心不壞者。心本虛也。心本虛者。真心也。故曰。太虛同體。太虛其有壞乎。太虛不壞。此心其有壞乎。惟此心也。天得之以爲天之心也。地得之以爲地之心也。人得之以爲人之心也。聖人之所以參兩三才。而與天地同用者。此心本虛也。則亦誰得而測識之。若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



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爲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媾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否。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否。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否。凡此皆

借言也。世豈真有長生冲舉。與夫拔宅上昇也哉。借言有之。殆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虛爲大焉。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不能虛矣。且子之學。老氏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氏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



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而太虛邪。今聆子之言也。是亦可謂高明之士矣。顧乃惑於迂怪之談。而長生而冲舉。而拔宅也。何歟。而子又不聞存心致虛之言乎。曰。然則孔子之心亦虛歟。林子曰。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之心。不其虛乎。若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卽是心不在焉。而心不能虛矣。此學者之所以貴存心以致虛也。

林子每曰虛者。皆曰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



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  
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  
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  
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  
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  
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不天地萬物者。謂我  
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  
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  
我也者我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  
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也。誰得而我之。誰  
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  
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  
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有  
我卽不虛。卽非我卽非天地萬物也。有天地  
萬物卽不虛。卽非天地萬物。卽非我也。天地  
萬物其我乎。我其天地萬物乎。無不虛者。無  
非不虛者。不虛則我自我也。天地萬物亦自  
天地萬物也。虛則我不自我。而天地萬物也。



天地萬物不自天地萬物。而我也。若曰我卽  
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也。知有我。則尚有我  
也。若曰天地萬物卽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  
也。知有天地萬物。則尚有天地萬物也。尚有  
我也。尚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爲  
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爲一乎。爲非  
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  
之虛焉。盡之矣。若滯於心。以求心焉。則非聖  
人之所謂心。而莫非虛也。若滯於虛。以求虛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虛。而莫非心也。若滯於  
我。以求我焉。則非聖人之所謂我。而天地萬  
物皆我也。若滯於天地萬物。以求天地萬物  
焉。則非聖人之所謂天地萬物。而我皆天地  
萬物也。故我與天地萬物。皆備於虛矣。皆備  
於虛。則皆備於心矣。而欲致其心之虛。以虛  
我也。以虛天地萬物也。又惟於其誠焉。盡之  
矣。然誠也者。天之道也。寂然不動者。誠也。而  
強恕而行。又非其所從入之門乎。



或問誠豈能虛邪。林子曰。心本虛也。心本寂然不動而誠也。動則妄矣。卽不能虛。故外而動於聲色臭味者妄也。內而動於意必固我者妄也。周子曰。無妄之謂誠。而誠也者其心之所由以虛乎。故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虛也。而非謂寂然不動之外。而復有所謂誠所謂虛也。然而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爾矣。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旣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旣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



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其虛矣。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心其有妄邪。心之有所於交。而憧憧往來者。其妄心乎。心其有無妄邪。心之無所於感。而寂然不動者。其無妄心乎。由是觀之。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况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况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固不知也。而其心之虛也。亦不知之乎。殊不知虛也者。虛



也。心之虛也。心存於虛。心卽不虛。心旣不虛。何以能聖。然而未至於聖人者。則又如之何。故不知其心之有定在也。而不有以存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無定在也。而不有以虛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妄也。而不有以滅之。不可也。不知其心之本無妄也。而不有以復之。不可也。故善教者。其藉此以爲教人之法乎。善學者。其藉此以爲所從入之門乎。

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在腔子裡。而心存邪。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卽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卽在耳。而能聞矣。余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卽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



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卽其石而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



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莫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心無內外。而非無內外。無內外。而無非內。

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物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也。



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爲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乎。林子嘗誦斯言矣。或問何者。謂之欄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



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林子又嘗誦斯言矣。或問宇宙之內。似乎與我若不相關矣。而曰宇宙內更有何事者。豈其有所塞乎。宇宙之內。邪。林子曰。宇宙卽我。我卽宇宙。而豈有二邪。故宇宙之內。莫非虛也。而莫非我之虛也。莫非神也。而莫非我之神也。莫非化也。而莫非我之化也。虛而能神矣。神而能化矣。而其動也。靜也。闔也。闢也。卷也。舒也。其有動有靜。有闔有闢。有卷有舒乎。其無動無靜。無闔無闢。無卷無舒乎。其無不動無不靜。無不闔無不闢。無不卷無不舒乎。其非無不靜。無不闔。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然則何以謂之信也。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



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吾之所以爲吾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

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豈其神理也。與形俱滅。與氣俱滅。而與天地異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虛矣。虛之而神。神固不可得而言也。聖人之心神矣。神之而化。化亦不可得而言也。然而未至於聖人者。豈其能化。昔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夫化不可得而言矣。然而何以謂之守也。守也者。守之也。



故無適之謂一一以守之者守也。主一之謂  
敬。敬以守之者守也。存之養之省之察之而  
動靜一於敬者力行以體之守之之仁也。孔  
子曰。仁能守之守之而後能得也。得則不復  
失矣。得之而後能化也。化則不復守矣。明道  
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守之  
而至於能化也。不謂之聖人乎。大而化之聖  
不可知。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而程子  
則謂之着力不得。楊氏又謂之非力行所及  
矣。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  
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  
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  
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  
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  
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



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之中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之中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

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而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旣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歟。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然氣固不異矣。而窮達有不異乎。林子曰。窮達之所異者。事業之迹爾。至於太虛同體。而是氣之盛大流行。則未有異焉者也。故以



太和元氣而言仲尼可也。以浩然之氣而言堯舜可也。然是氣也。既無終始。豈有古今。既無古今。豈有窮達。故達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浩然之氣之充塞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爲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



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為大也。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為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為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剛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為大歟。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堯舜。則亦何窮何達。仲尼之所以大者。一太虛也。擬之天地。則亦何大何小。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卽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卽不死者身。孔子所謂



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即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



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易曰。神無方。易無體。故心神也。惟其無方也。  
故能神。心易也。惟其無體也。故能易。無方無  
體。非其心之虛乎。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故作聖之道。始而存心中。而致虛。終而復  
其虛之本體。如此而已矣。然主一主敬。而存  
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  
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  
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  
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  
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  
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  
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  
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夫心本虛  
矣。而其所存者。果何心也。林子曰。卽其放於  
色於聲者。而求之存之爾。如此則謂之有心  
可也。林子曰。安得謂之無心。夫無心也者。真  
心也。故無心而謂之真心者。無妄心也。



或問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若欲致其  
虛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致虛不在於靜  
坐。而靜坐非以致虛也。夫致虛固不在於靜  
坐矣。至於存其心也。而不靜坐可乎。林子曰。  
存心不在於靜坐。而靜坐非以存心也。如此  
則靜坐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但其心也。操  
之且難得而存矣。况靜坐也。得而存乎。夫心  
且不可以靜而存矣。況於虛也。又可以靜坐  
得而致乎。故心存則靜。靜久則安。雖云靜也。  
而未必其能安焉。是猶有待於存矣。至於安  
也。則存存而無失焉。及猶有待於存邪。辟之  
放豚矣。而不有以招之不可也。招而既久。能  
自不放而安矣。而必有以招之不可也。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  
也。而孔子謂之下愚歟。林子曰。此非孔子之  
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為下愚焉。  
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歟。殊  
不知無知無能者。赤子也。而赤子之所以能



大人者。以原具大人通達之心。而此其立本  
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而大人之  
所以爲大人者。以本有赤子純一之心。而此  
其推行矣。故知其善之可爲而爲之。知其不  
善之不可爲而不爲之者。上智也。設其可得  
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上智矣。知其善之可  
爲而不爲之。知其不善之不可爲而必之爲  
者。下愚也。設其可得而移焉。則亦不可謂之  
下愚矣。然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  
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  
能之下愚。而自爲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  
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  
便爲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  
爾。

或問三教同歟。林子曰。不知也。夫旣曰三教  
合一矣。而今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二  
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余每嘆世人鮮有能  
識字義者。旣不識字義矣。而欲以明古先聖



人之書也。不其難乎。然而所謂合一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耶。若以合一爲同焉。則卽標之以一足矣。而又益以合字也。不其贅乎。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夫旣學孔子而儒矣。而又曰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世之所謂儒者。又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若釋老氏之不昏不嗣矣。豈其教也不與孔子之儒異邪。林子曰。老氏曷嘗不昏不嗣哉。而老氏之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而非老子之教之初也。若釋氏則有不昏不嗣者。亦有而昏而嗣者。要之佛卽心也。而釋氏之教。則固不專在於不昏不嗣者矣。此余之所以必欲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焉者也。

余初三教歸儒之說。衆甚異焉。久乃信之。衆旣信矣。故余不復談矣。近又有來言三教者。余乃附其說於此卷之後。而與之談。



者其畧也。亦以見余昔日所云三教者。大  
都以孔子爲宗。而以世間法。以語世間人  
也。林子兆恩。

心本虛直指

門人游萬雋校正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  
子曰。聖人之心。凡入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  
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  
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  
凡人異也。又問何爲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  
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  
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



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之神之。乃所以異之耶。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



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克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鳶魚之自在相爲飛躍耶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遂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豈其能與聖人不異邪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也豈其能與凡人無異邪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



心歟。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克之爾。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



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為闔闢。相為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故或有所於闔。有所於聯。有所於屬。而擬議之。而安排之。而謂之靈關。不可也。謂之谷神。不可也。又况曰。渾淪天地於無外。而為一氣感通之真機乎。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靈府之義歟。林子曰。然。然。豈真有所謂關。有所謂府者哉。特假名爾。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靈關靈府其義一也。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克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也。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中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始然之火。始達之泉。其始堯舜湯文周孔所相授受之心也乎。然此心之體。則本虛也。夫惟此心之體之本虛也。故能體同太虛。惟其體同太虛也。故能用同天地。



